

台

學

統

省學統卷十三

黃巖王 蔡輔

吳興劉承幹校

性理之學一 朱子學派一

知軍石克齋先生啓

赤城志紹興十五年劉章榜進士石啓臨海人字子重
祖公孺辟庚子之亂自會稽徙此後以詔舉遺逸補迪
功郎啓從朱文公游自是里人知有洛學歷將作監太
常寺主簿終朝散郎知南康軍事見文公所爲銘

赤城新志石啓字子重臨海人紹興十五年進士累官
朝散郎知南康軍事早與朱文公熹游文公稱其端慤

穎悟不羣年十二卽自知刻意爲學晝夜不怠爲人外
和內剛平居恂恂如不能言者而遇事立斷有不可犯
之色爲政主於愛民而於賢材之用舍政令之得失
一有所聞憂喜之誠形於言色至或累日不解爲文明
白勁切似其爲人有文集十卷藏於家所集周易大學
中庸解又數十卷傳學者舊志稱邑人知洛學自子重
始今祀鄉賢祠

台學源流石克齋名啓字子重其先新昌人大父公孺
始遷臨海先生自少端慤警悟不羣及長刻意爲學從
舊氏陳公良翰游後與晦庵朱子交好彌篤晦庵嘗稱
其論仁之體用甚當以此意推之古今聖賢之意歷歷

可見無一不合竊願與長者各盡力於斯又謂心說甚善但恐更須收斂造約爲佳爾又謂敬字之說深契鄙懷且云和篇拜賜甚寵足見比來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氣象又云尊兄精思明辨如此學者益有賴矣先生以紹興十五年進士歷四縣差監登聞鼓院知南康軍累遷太常主簿卒年五十有五晦庵志其墓又稱其外和內剛平居狷狷若不能言者而遇事立斷毅然有不可犯之色事繼母處兄弟孝友備至振貧卹孤恩及道路棄子聞人之善必手記而心慕之其人可見雖少賤僻遠不憚也其爲政一主於愛民而憂國之心甚切在州縣未嘗屈意上官在朝廷未嘗造請當路由疏賤一

且見灰子盡言竭忠未嘗爲迂迴避就之計晚名其燕
居之室曰克齋讀書其閒沒身不懈後生執業就正者
多賴以知鄉方而君未嘗少自足也其始終見重於晦
庵者如此陳篋窗者卿修郡乘謂里人自克齋知有洛
學吳荆溪子良作六賢祠記獨於先生稱大儒與游匪
但義理之空談又謂其沈於州縣也寧忤郡將不肯以
旱租困飢甿寧棄官去不肯以非義媚貴客寧身與獄
吏對不肯使赤子死無辜車玉峰若水亦云克齋石公
斯謂大人爲己之學深造而自得者也所集周易大學
中庸解數十卷文集十卷傳學者其中庸集解晦翁刪
定爲輯略至今存云

兩浙名賢錄石磐字子重新昌人

按原籍新昌祖遷臨海

幼端慤

警悟博覽羣書以發明聖學爲己任登紹興己丑進士授桂陽簿遷同安丞歲饑白府請捐租酌以便宜民德其惠改知武進縣有訟數年不決一訊立辨郡守欲爲厲容治第屬役於縣費鉅萬磐執不可曰剝民膏血以媚人吾不忍也守怒欲中以法民數千人相與詣郡俟守出遮道號訴至有褫其襜帷者守不能禁因更調尤溪縣時學校久廢磐延其友古田林中來掌教事旦夕率佐史賓客往諭之開陳理道諸生莫不感奮他郡士有裹糧來學者至不能容乃爲拓地廣齋舍置田數百畝贍之更攷古制舉行鄉飲酒禮於是士咸知學而

民俗大變監察御史陳舉善丞相史浩先後薦於朝有
旨召對首陳君道與天地準言甚剴切上嘉納之累遷
太常主簿代朱熹知南康軍未行熹使浙東聞新刻飢
民轉入台境亟以屬諮諮毅然任之不辭勞劇所全活
甚眾熹曰此儒者康濟之效也諮天資高邁究心理學
與熹友益講明經傳宗旨盡得其精奧發爲著述簡明
醇粹多與熹合所著中庸集解熹嘗采之爲中庸集注
按當作又別爲輯略以存諸儒之說而諮尊經衛道之
功益彰矣熹時學者多師事之及卒熹爲志其墓有文
集十卷集周易大學中庸解數十卷傳於世明嘉靖間
紹興郡守洪珠特建書院於新昌之鼓山崇祀而表章

之

知南康軍石君墓志銘

朱子

吾友石君子重諱慤其先世爲會稽新昌右族曾大父諱某不仕大父諱公孺辟庚子之亂始居台州臨海縣後以遺逸召授右迪功郎以沒父諱某贈朝奉郎母安人朱氏太宜人陳氏君幼端慤警悟不羣年十二卽自刻刻意爲學晝夜不怠年十八擢進士第丁外艱服除授左迪功郎郴州桂陽縣主簿會故參知政事李安簡公謫居郡下性嚴重不輕許可一見君深器重之授館其家日與論說前言往行勵以致遠之業嘗語人曰吾閱人多矣未有石君比者秩滿循從事郎調泉州同安

縣丞天旱民飢縣白府請得蠲歲租如故事太守怒檄
君杖主吏君移書太守曰杖一吏細事耳然其所繫則
大民今皇皇無以爲命縱不能救忍復箝其口乎守怒
未已遣莫府官按驗至則希守意以爲不當蠲君爭益
力部使者聞之因以其事諉君君旣行視歸卽揭榜諭
民蠲之什九然後言府且亟召鄉吏閉廨中使鄉爲一
榜戶列所蠲與其當輸之數旣成立授里胥使走揭於
其所於是上官不得變其說鄉吏無所逞其姦邑人便
之改宣教郎知常州武進縣事民訟有數年不決者君
一訊立辨雖姦民健猾者亦皆驚服媿謝而去它邑滯
訟多請屬君以決郡守欲爲寓客治第而屬役於縣其

費且數十萬君不可曰吾爲天子牧民豈爲若人治第
者耶且浚民之膏血以媚人吾不忍也守怒欲中以法
掇拾亡所得會君有親嫌法當兩易君不願求罷徑歸
民數千人詣郡請留君不可則相與伺守出遮道號訴
至有褫其襜帷者守不能禁君因更調南劍州尤溪縣
待次家食三年雖貧不戚也至官吏以財匱請借民租
君不答但日治稅籍凡民逃絕而田入見戶者與鬻產
而不能更其籍者皆正之又謹視其出納之際要爲簡
易以便民而吏不得以容其姦關市之征亦損其數於
是官無苛擾農商得職租入以時力役有序至有爭先
爲里正者縣故窮僻學校久廢士寡見聞不知所以爲

學君至卽命其友古田林用中來掌教事而選邑子顯
學者充弟子員始教之旧親率佐史宿賓客往臨之因
爲陳說聖賢教學凡以爲修己治人之資而非如今之
所謂者聞者皆動心焉自是五日一往伐鼓升堂問諸
生進業次第相與反覆以求義理至當之歸員外諸生
數十或異邦之人皆裹糧來就學君視故學宮爲不稱
乃廣其規模新其棟宇市書萬卷買田數百畝以充入
之旣成爲攷古制舉鄉飲酒禮以落之於是士始知學
而民俗亦變君又摭其舊俗之不美者數事爲文以訓
飭之民皆傳寫誦習焉遠鄉有據險自豪不輸租賦數
十年日與比鄰爲仇敵者君爲榜以諭之卽斂手聽命

輸賦解仇復與齊民齒民王某者有刑罪具獄上府吏以邀求不厭欲致之死君爭之不聽則請自對獄與吏辯代民死民乃得免歲大疫多治藥劑分遣醫者散之村落自爲詩以勸之賴以活者甚眾及代去民或畫像祠之監察御史陳公舉善

茶按陳舉善字能之臨海人紹興十八年進士歷官御史

提舉浙東常平太常少卿終祕閣修撰

聞其賢薦之朝而君自從吏部選

授福建路安撫司幹辦公事以去會丞相史公再入薦一時名士數人君復與焉有旨召對君辭不獲乃入見首陳人君之道與天同方天心至公故人君之心不可以有一毫之私因歷引時事以質之言甚剴切上皆然之差監登聞檢院未幾除將作監主簿尋改太常居頃

之有所不樂因謁告歸省請得奉祠終養除知南康軍事將行而遭內艱未終制有詔舉材堪刺舉者吏部尙書鄭公丙以君對然君已不及聞矣其卒以澤熙元年六月乙丑享年五十有五積官至朝散郎君爲人外和內剛平居恂恂如不能言者而遇事立斷毅然有不可犯之色事繼母承順不違兄弟之間怡怡如也宗族有貧不能自活者買田捐金以振業之教其子與己子等嫁孤女多得所歸道遇棄子募人母之月有給焉其爲政一主於愛民而憂國之心又甚切於賢材之用舍政令之得失一有所聞憂喜之誠形於言色至或累日不解然自處甚約自律甚嚴在州縣未嘗屈意上官在朝

廷未嘗造請當路絲疏賤下且見天子盡言竭忠未嘗少爲迂回避就之計其爲學自聘君朝奉時已傳其業後更從舅氏太子詹事陳公良翰受書焉聞人之善必手記而心慕之其人可以見雖少賤僻遠不憚其與予游相好尤篤也晚名其燕居之室曰克齋讀書其閒沒身不懈後學執業就正者皆賴君知所鄉而君未嘗少自足也此其志豈可量哉予前年守南康朝廷以君與予善除以爲代予亦日夜望君至冀得用疲眊學子爲寄而君不果來當年奉使浙東聞新剡飢民轉入台境甚眾亟以屬君君卽慨然以爲己任其得免於飢凍捐瘠而歸者蓋數百人然其後予以事至台則已不及見

君而哭其殯矣嗚呼悲夫君之配朱氏劉氏李氏皆贈
安人姜氏封安人子男四人繼微繼喻繼善繼周女五
人長適范籍次許嫁商月卿餘尙幼君爲文明白勁切
似其爲人然非有故未嘗作合有文集卅卷藏於家所
集周易大學中庸解又數十卷傳學者繼微等將以壬
寅月庚申葬君龍谷山雲谿先塋之側使來請銘時予
已病歸臥故山念不得往而祖君之行也乃敘其事而
銘之其辭曰

予悲斯人之病而莫與瘳也悼斯學之孤而莫與傳也
又哀君之有志而久不酬也時若可俟而君不留也龍
谷之城雲谿之宅詔彼茫茫不在斯刻

州學六賢祠堂記

祀鹿部郎何石南康密商侍郎飛卿郭正肅磊卿陳司業者卿杜清獻範

節錄

大儒之與游匪但義理之空談雖非必於退而亦非苟於進報存如有公者乎石公之沈於州縣也寧忤郡將不肖以阜租困飢氓寧棄官去不肖以非義媚貴客寧身與獄卒對不肖使赤子死無辜

吳子良撰見赤城集

祭石南康文

餘姚孫應時季和撰燭湖集十三

嗚呼論斯文之盛衰推世道之升降非晚進小子所敢知也至於師友凋落使遐鄉後來無攷德問業之地賢德消盡使當世君子懷孤立寡助之戚頻年之間千里交訃則雖如某之愚苟一念之猶不自知其痛心雨淚

而不能自己也嗚呼有如先生之喪其尙忍言哉先生
體道之微講學之至未易窺測抑嘗竊識之氣貌溫恭
而辭旨清厲襟懷夷曠而權度詳密平居柔忍而臨事
敢斷自奉簡薄而遇人委曲此古所謂成德之士非耶
先生居鄉恂恂與物亡忤雖所親故知我何如人也起
而登朝造膝極論忠犯顏色風猷聳然當是時天子有
意納用而先生深惟一時出處之故諠有不得留者謁
者將毋從容東歸有志之士引領稱歎自恨弗及而先
生之勇聞於天下矣自頃諸公言論風旨稍見於世讒
忌輒起訕笑交集而先生安然就義歸然徇道獨未有
非之者此其規撫氣象真任重道遠之事天下之所望

於先生者可勝計哉嗚呼先生齒髮未衰名德方昭其胸中自強之念又未始息也南康之麾未行而以喪罷喪未終而身從之天乎天乎尙何言哉某來官黃巖始拜先生於台每捧檄上下府城未嘗不得見焉先生愛之而憂其學之怠而荒也乃五月之晦面會某曰子朝夕而法官過郡其館於我吾將與熟論斯事而後別焉某謝曰此固小子所願請者也孰謂言未終月而以訃至使某抱無涯之恨而不獲竟先生之德耶嗚呼先生其死矣我無所復望矣繼自今誦六經之言述師友之訓揚焉夙夜求寡乎媿作以不爲親之憂儻庶幾乎先生愛我之心耶嗚呼哀哉

南康若先生贊

明黃巖謝鐸鳴治撰
尊鄉錄節要

宋旣南渡吾道亦南自閩而台以翼以驟台學之傳實
自公始早登攸寡生友朱子刻意斯學不懈終身歷試
郡邑共惠我民視民渴飢悉爲己責寧忤上官不媚貴
客亦入性對上悟帝衷不爲顧忌竭言殫忠嗟公不留
時不可俟誰託以終疲氓學子嗟公行事言不爲空亦
有輯略示我中庸世降益下學失其據九原可作我爲

公御

若南康

潞挽詞

宋鄞縣樓翰大防撰
攻媿集五律二首

挺挺宿河轉恂恂衣不勝平生憂國志長夜讀書燈大
易窺千古中庸進首能惜哉夫不愁無復見川增

家有春秋學淵源更得師風高蓋公舍淚落蔡邕碑官
早終難進才全竟弗施遺編屬賢子孝謹不須衰
伊昔爲君御儒流賴生盟執經容後進傾蓋若平生坐
見蕪黃壤空勞望赤城友朋相與泣反袂不勝情
遺書

四庫全書總目經部四書類

中庸輯略益卷

朱石磐編朱子刪定繫字子重號克齋新昌人蔡按其祖石公

稱出新昌遷臨海富爲臨海人紹興十五年進士官至太常主簿出知

南康軍中庸爲禮記第三十一篇孔穎達疏引鄭玄目

錄云此書於別錄作當爲通論漢書藝文志有中庸傳

蓋子思之作是書本以闡天人之奧漢儒以無所附麗
編之禮記實於五禮無所屬故劉向謂之通論師古以
爲非本禮經也梁武帝嘗作義疏見於隋志然其書不
傳逮有宋諸儒研求性道始定爲心傳之要而論說亦
遂日詳故整輯是編斷自周子二程子張子而益以呂
太臨謝良佐游酢楊時侯仲良尹焞之說初名集解乾
道癸巳朱子爲作序極稱其謹密詳審越十有六年漳
熙巳酉朱子作中庸章句因重爲刪定更名輯略而仍
以集解原序冠其首觀朱子中庸章句自序稱既定著
章句一篇以俟後之君子而一返君子

按原作

復取石

氏書刪其繁亂名以輯略且別爲或問以附其後云云據此則是編及或問皆當與中庸章句合爲一書其後章句孤行而是編漸晦明嘉靖中御史新昌呂信卿始從唐順之得宋槧舊本刻之毗陵凡先儒論說見於或問所駁者多所芟節如第九章游氏以舜爲絕學無爲之說楊氏有能斯有爲之說第十一章游氏離人立於獨未發有念之說多竟從刪雜不復存其說於此書至如第十章內所引程子答蘇季明之次章或問中亦力斥其紀錄失真而原文乃仍載書中或爲失於刊削或爲別有取義則其故不可得詳矣

按蓋以程子之說雖或失真仍過而存之也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經部四書類

中庸集解三卷

宋石磬編采周子二程子張子呂大臨謝良佐游酢楊時侯仲良尹焞九家解說中庸之語朱子中庸輯略卽據此書爲藍本也

中庸輯略三卷

宋朱熹編因石磬中庸集解而刪其繁蕪據中庸章句序蓋初附章句之末其後乃別本孤行也

章棻按總目但有輯略四卷第仍以集解原序冠其首繼其簡明目錄乃別有集解三卷豈石氏原本尙存中庸秘耶然朱子集解序只言分爲兩卷而此乃多一

卷抑又何耶

舟瑤按道光中獨山莫友芝從衛湜禮記集說中所引十家之說輯出復取輯略及真氏集編趙氏纂疏所引校其文句補脫存異爲中庸集解一卷而刻之以還石氏之舊莫氏序跋宜采錄

中庸集解序

朱子

中庸之書子思子之所作也昔者曾子學於孔子而得其傳矣孔子之孫子思又學於曾子而得其所傳於孔子者焉旣而懼夫傳之久遠而或失其真也於是推本所傳之意質以所聞之言更相反覆作爲此書孟子之徒實受其說孟子沒而不得其傳焉漢之諸儒雖或傳

誦然既雜乎傳記之間而莫之遺又莫有能明其所傳之意者至唐李翱始知尊信其書爲之論說然其所謂滅情以復性者又雜乎佛老而言之則亦異於曾子承思孟子之所傳矣至於本朝濂谿周夫子始得其所傳之要以著於篇河南程夫子又得其遺旨而發揮之然後其學布於天下然明道不及爲書今世所傳陳忠肅公之所序者乃藍田呂氏所著之別本也伊川雖嘗自高中庸今已成書然亦不傳於學者或以問於程靖尹公則曰先生自以不滿其意而火之矣蓋夫子於此既皆無書故今所傳特出於門人所記在居問答之辭而門人之說行於世者惟呂氏游氏楊氏侯氏爲有成

書若橫渠先生若謝氏尹氏則亦或記其語之及此者耳又皆別自爲編或頗雜出他記蓋學者欲觀其聚而不可得固不能有以攷其異而會其同也熹之友會稽石君翬訴重乃始集而次之合爲六書以便觀覽名曰中庸集解復第其錄如右而屬熹序之熹惟聖門傳授趨微旨見於此篇者諸先生之言詳矣熹之淺陋益有循思坐誦沒世窮年而不得其所以言者尙何敢措一辭於其間然嘗竊謂秦漢以來聖學不傳儒者惟知章句訓詁之爲事而不知復求聖人之意以明夫道德性命之歸至於近世先知先覺之士始發明之則學者既有以知夫前日之爲陋矣然或乃徒誦其言以爲高而

及初不知深求其意甚者遂至於脫略章句陵藉訓誥
坐談空妙展轉相迷而其爲害反有甚於前日之爲陋
者嗚呼是豈古昔聖賢相傳之本意與夫近世先生君
子之所以望於後人者哉熹誠不敏私竊懼焉故因予
重之書特以此言題其篇首以告夫同志之讀此書者
使之毋跋於高毋駭於奇必沈潛乎句讀文義之間以
會其歸必戒懼乎不睹不聞之中以踐其實庶乎優柔
厭飫真積力久而於博厚高明悠久之域忽不自知其
至焉則爲有以真得其傳而無徒誦坐談之弊矣抑予
重之爲此書采掇無遺條理不紊分章雖因歛說然去
取之間不失其當其謹密詳審益有得乎行遠自邇登

高自卑之意惟哀公問政以下六章據家語本一時問答之言今從諸家不能復合然不害於其脈理之貫通也又以簡帙重次分爲兩卷亦無他義例云乾道癸巳九月辛亥新安朱熹謹書

金壇王宰皆步青曰文公作是序年四十有四越十有六年淳熙己酉公年六十矣章句既定迺刪取集解更名輯略復爲或問以論次之今攷章句序中所列殆合章句輯略或問而彙爲一書者厥後章句單行明永樂時所訂大全專采或問而輯略乃僅存於朱子遺書世有知之者蓋尠矣

蔡謹按中庸書子思發明夫子之德以著道統相

傳之重也。歷敘堯舜文武周公以明道統之有自來。旁及顏淵季路以見道統之有所授。蓋其受之曾子而傳之孟子者。舉在此書矣。有宋周張二程諸儒出。實能接孔孟之傳。而朱子集其大成。於是作爲章句。或問以發明其蘊奧。而章句或問實皆本於集解。則石氏此書信千古道統之所係矣。今特著爲台學性理之宗。庶士之有志者其勿迷所嚮方也哉。

校刊中庸集解序

莫友芝

中庸集解者。宋新昌石氏子重集錄周子二程子張子及程子門人呂謝游楊侯尹十家之說。宋志又謂十先生中庸集解書成於乾道癸巳。朱子爲講訂而序其篇。

曰極稱其謹密詳審越十年淳熙癸卯剛爲輯略仍以原序冠之後又爲或問以明諸家之譌駁淳熙己酉中庸章句成乃以輯略或問並附諸後故中庸序並舉三書也輯略行集解遂微自鐵峰趙氏中庸箋義數所集斗家遺尹氏而妄增司馬溫公王荆公二家臨川詹氏中庸纂箋訥庵景氏中庸集說啟蒙所記亦爾蓋元時已罕觀本書不至唐荆川序輯略謝鳴治志赤城始歎佚亡矣戊申秋課彝兒讀戴記時檢閱衛氏集說則十家之說具在喜遺緒之可尋亟爲鈔出復取輯略及真氏集編趙氏纂疏所引校其文句補脫存異以還石氏之舊夫章句者中庸之指歸集解者章句之尋原未有

章句既緣集解以觀會通已有章句宜溯集解以明取舍夫治獄者不審爰書不知用律之曲當治醫者不析證變不識處藥之至精集解之於章句或問亦猶是而已矣特是述朱子者謹守一先生之說小有同異卽束芥不觀故黃東發氏論衛氏禮記必斥其備載石本及增入諸家之非門戶在胸雖大路椎輪浸鮮有過而問焉者逮科舉學盛凡非章句集注之義又皆在所擯於是並輯略精義亦置之若存若亡聞嗚呼是豈朱子意哉且輯略之成已不盡出朱子手

章句序云一二同志取石氏書刪其繁亂

名以而今世流傳又唯呂信卿所刊唐荆川本其中或問所駁先儒諸說多所刪節有竟削不存者四庫全

書提要已謂其故不可得詳因細攷之尙有章句引用而亦刪弃者有或問並出可否而存此刪彼者有以張楊語爲程子語者有遺脫句語其義不完者顛倒贅亂殆予不可卒讀恐朱子門人不應率漏至是意必唐呂私有增損苟且就雕致惜學者踰三百年非得石氏本書亦誰從覺其非哉又攷真氏所引輯略在今本外者尙四十餘條言皆大醇非應刪者私意真氏未引爲唐呂刊落者必猶有若干條輯略既非完本則集解愈足珍惜矣校既竣同人趨付之梓以廣其傳因復舉輯略所刪及刪而集編引爲輯略者各注當條之下欲使學者讀一書而得二書之益云爾朱氏經義攷載是書有

石氏裔孫珮玉新昌家塾刻本僻處未見他日獲之當
更校諸別紙道光己酉夏五月書

中庸集解後序

友芝始校錄石氏集解見南軒跋有子重編此書嘗從
吾友朱元晦講訂分章語又以輯略出於集解其分章
處並倒題右第若干章朱子文集又有書中庸後一篇
詳言分章之意因謂三十三章是朱子定說石氏分章
既從朱子講訂當不應有異遂據爲章題者三十三行
付雕矣既而思朱子元序言分章雖因眾說然去取不
失其當又特舉哀公問政以下六章以從諸家不能復
谷則與輯略章題及南軒語顯相牴牾走書質疑於鄭

予尹子尹再三檢覈躍然曰子自誤讀南軒語耳南軒語當以講訂斷句以分章去取皆有條次爲句此不與朱子序言言章者語異意同也乎於是鄉者牽引輯略分章作集解分章之爲誤的然無疑乃亟削去三十三題以輯略所增諸題注改入校語使不與石氏本書相亂蓋石氏分章旣因眾說眾說所不合石氏自不能合乃必欲彊以章句之說合之豈不愼哉今按衛氏錄石氏書分四十二段輯略刪石氏書亦四十段朱子以哀公問政下六段爲六章呂氏解天命之謂性下三段並稱此章然則石氏書分四十章矣分章錄解而諸家之解尙有通上下章者故悉不用章題使貫串如一章其與

章句異者哀公章增其五天命章增其三而朱子但舉哀公六章不及天命三章者三章文義各足三與一皆通非如六章有家語據知爲一時問答之言然但章後錄解概不加題則雖分之而文意接續故朱子又謂不害於其脈理之貫通也因思輯略既與章句並行章題總注不應複載之又與本書不契私意朱子元本必仍集解其後二書別行淺人乃取章句題注益之又於各章中值朱子分節處悉加圈閒隔皆非朱子之舊惜元本不可見耳北風凝寒覆校集解新刻本一通因著刊改之由以識吾過亦冀來者勿復滋誤云道光己酉大雪節書於遵義經歷舊署之寓

周易集解

不知卷數久佚

大學集解

亦久佚

遺文

克齋文集十卷不傳赤城集載其文二篇
其餘季節墓志銘已錄於二徐先生傳後

節孝巷記

赤城集十四

淳熙二年臨海郡尤侯表奉慶赦書上故鄉貢進士朱伯履妻陳氏賢行天子嘉尙有詔特封安人旌表門閭仍宣付史館明年春三月詔下侯卽其家樹闕復其子孫世世毋有所與如律令又名其巷節孝大書而揭之郡人扞見奔走觀瞻歡呼歎羨歸告其家室及其姑姊妹女子相勉以安人爲法安人子希尹希牧移書塾曰吾母旌表吾將求諸給事吳公爲之記節孝名巷子其

記之整安人甥也。二表兄命整整何敢以固陋辭竊嘗謂天之生人莫不子之以仁義禮知之性使之有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性焉安焉之謂聖復焉執焉之謂賢窮人欲而滅天理民斯爲下矣夫先王之時道化行人倫明故人不失其性雖江漢游女無思犯禮汝墳婦人能勉君子以正去古既遠上之人專以刑政爲治民免而無恥所謂士者固已馳騫乎利欲之途一遇羶尾往往忘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夫婦之分彝倫攸斃有不忍言況婦人女子乎國家聖聖相承爲治不專以刑政比之近代習俗最美忠臣孝子義夫節婦名聞於時不可槩舉求如安人節孝之全則亦絕無而僅有貢

士之沒也安人方豐少或以再行爲言安人號慟引刀自刺左右救護得不死事父母舅姑孝姑百餘歲安人順承無所不用其至教二子問學皆有聲稱爲女爲母之道於是乎盡天瑞孚應園桃異實庭萱合穎卒之郡侯有請帝命下頒行成閨門名垂史冊節孝之巷輝映山川盛矣哉惟天子仁孝本於天縱以太上皇帝壽登七十亙古未有躬行慶禮恩被臣庶訪求節行尤爲丁寧思欲風厲天下俾天下之人不失其性不亂其倫以漸復三代之淳厚故能旌安人之賢惟安人高節至孝爲人之所不能知知而不惑仁守而不憂勇決而不懼故能膺非常之寵惟郡侯尊主庇民至誠惻怛故又能

推廣天子德意而取節孝以名其巷昔劉卿妻桓氏刑耳自誓沛相王吉奏高行顯其門閭號行義桓媵殆與安人異世而同符視鄭公之鄉高陽之里誠不足多鄉使安人生而男也術斯以往於治國平天下將無所不可婦人女子成就止是不惜哉安人年九十有四齒髮不衰自今福壽益隆子孫益昌豈唯一郡一時之所矜式四方萬里之遠百世之下聞安人之風亦必有興起者矣安人奉直大夫守中之女太子詹事良翰之女兄朝散大夫景山之冢婦朱氏望出義陽五代之季紹自永嘉徙臨海世以孝義相傳至安人始益彰著遂達於上云

遺詩

一首見台
錄

題金鼇山如畫軒

京洛風塵久未開
晚尋雲水上天台
如何更下金鼇浦
縹緲江山首重回

良齋應位仲先生恕

赤城志僑寓應恕栝蒼人字仁仲
淳熙初寓黃巖朱文公熹以隱居老友稱之
門人趙師淵等號良齋先生
台學源流應良齋名恕字仁仲
栝蒼人淳熙初來居黃巖
其門人趙幾道輩尊之曰良齋
先生嘗從晦翁游翁以隱居
老友呼之所與論學凡六書
其一論大學中庸其二皆論
禮書其一論易本義且云不
意遂達几下

尚恨見聞單淺望詳賜誨諭勿使有待於後世子雲也
雖翁之謙光感受亦先生素學有足取重於翁者如此
杜清獻公嘗云吾鄉固多士而開義理之淵源揭詞華
之典則實自先生始

黃巖舊志應恕字仁仲由枯蒼徙居西橋從縣尉鄭伯
熊專治經學雖抱疾手不釋卷趙師夏昆弟無少長咸
師之後與文公游文公以隱居老友呼之門人稱爲良
齋先生

跋應良齋祠堂文

黃巖杜範儀夫撰
清獻集十七

余齟齬時耳已熟應先生姓字長亦嘗侍父兄聽誨言
今思之恨弗獲在弟子列而蒙固莫啟以至白首也吾

鄉固多士而開義理之淵源揭詞華之典則者實自先生始余方將求其遺文以究其奧義而先生之季子某示余此編披卷熟讀深歎一時師友相與之意然遺文散落之餘寶藏於家者尙多有之當繼是以請

答應仁仲書

朱子

六首錄一

久不聞問小兒歸被告乃知向來體中嘗不佳證亦不輕又喜卽今已漸平復竊計比日起居益快健氣體愈清實也但累年命駕之約未知能復踐言否熹亦益衰精神筋力皆已非復昔時勢亦不能遠適何由一承晤語以遂心期念之令人恨恨不能爲懷也禮書方了得聘禮已前已送致道令與四明一二朋友鈔節疏義附

入計必轉呈有未安者幸早見教尙及改也覲禮以後黃垆攜去廬陵與江右一二朋友成之尙未送來計亦就草藁矣前賢常患儀禮難讀以今觀之只是經不分章記不隨經而注疏各爲一書故使讀者不能遽曉今定此本盡去此諸弊恨不得令韓文公見之也易本義不謂遂達几下舊讀此書每於先儒之說有所不快因以妄意管窺一二亦不自意推尋至此尙恨古書放失聞見單淺今又衰情不能卒業不知明者何以教之更望詳賜誨諭毋使有待於後世之子雲也正遠切祈以道自重益綏壽祉千萬至望

竹谿徐季河先生大受

赤城志 癯熙十一年特科進士徐大受天台人字季可
終監行在草料場號竹谿先生有文集經解藏於家事
見朱文公所遺帖及丁可所爲行狀

台學源流徐竹谿名大受字季可天台人早歲工於詩
劉知過以詩名一見之云自此當臥君百尺樓上矣先
生之志固不在詩也晦庵行部聞其賢特訪其廬竹谿
方與學者講顏子三月不違仁云卽杜詩所謂一片花
飛減卻春耳晦庵爲之擊節與辨疑義率多合遂定交
焉嘗託以撰述且云願少低筆力使讀者不疑爲假手
乃所望耳家甚貧一夕晦庵至無以款裂箕爲薪出蔥
湯麥飯相對甚歡至今故老猶傳其事云又嘗與趙忠

定公汝愚相友善忠定拜相與韓侂胄同出御筆先生
賀啟有云以周公之德自應相成王爲師然老子之賢
詎可與韓非同傳忠定讀之遂力辭新命其一言爲所
信重如此登淳熙十一年特科官終監行在草料場所
著經解文集藏於家邑東南六里有竹谿書院及釣臺
尊鄉錄云按宋史趙汝愚卒爲韓侂胄所害其機在
此也觀此不惟見先生學問淵源而識見亦異於尋
常矣易曰見幾而作又曰知幾如神先生有焉

附錄

三台詩錄徐逸字無競號抱獨子仇遠裨史徐抱獨少
與朱文公友公提舉浙東日過其家然鐙夜話至鐘鳴

而別公嘗託作謝恩表書云可放筆力稍低使人見之無假手之議也其推獎如此咸淳臨安志全芳備祖並有其詩廣羣芳譜又錄其散句云誰與深春共憔悴隔江一樹紫桐花文學如此六邑志皆不載竟不知爲何縣人從臨安志係天台

棻按徐逸卽竹谿原名蓋取竹谿六逸之義其後名改字改而號仍不改其所謂抱獨子者則別號也觀其所載與朱文公交際二事皆與徐大受同則徐逸卽大受明矣

風雅遺聞天台徐竹谿大受鶴翎花詩九葩一萼鶴翎紅開後黃梅細雨中千葉青蓮無路到不知春在石橋

東此花出華頂峰經冬不凋名山記云卽娑羅樹花他處所無竹谿於少陵一片花飛滅卻春悟性是詩後二云云又於此花悟禪矣

遺蹟

天台縣志徐竹谿書院在縣東南六里谿南下黃見天台志要又有竹谿釣臺在其側

遺書

赤城志徐大受號竹谿先生有文集經解藏於家天台縣志理學傳其生平講解略見四書大全又書籍門竹谿文集徐大受著

遺文

徐大受初見朱晦庵書

天台縣志十四

受嘗佩聖人好學之語矣學而至於忘口體之累惟言行之修可謂篤學力行之士矣然不求正於有道則不能極高明而道中庸毫釐有差其流弊遂爲異端偏學之歸受不幸生於山僻之邦不能自奮於饑窮拘迫先生長者之餘論罕接於耳然賤性淡於世味薄於宦情年十二三卽有意求道研窮於六經泛濫於釋老幾二十年人皆以好學之名歸未得有道之正受竊不自安焉齋心服形晝思夜索十餘年閒始於吾門脫然信之因得而高視闊步於坦途旋而視履則向之所步皆旁蹊曲徑荒蕪榛莽不可著足之地也然於此體認之切

涵養之深受亦安敢自謂安且成哉嘗思熙寧間橫渠先生按獄浙東受不得同時而有游死之恨先生關洛正脈吾道之指南也今日之來豈偶然哉受不修儀封之敬求一指之力不幾於自棄自暴者乎先生蓋亦憐其四十年之勤而毋責其狂且僭也進之退之拱以俟命

遺詩

題林詠道浮岡別業

岡詩錄
誤作江

密林凝晝寂一葉動須驚砌淨飛花影池深落果聲正宜鋪枕簟且復倒瓶罍向晚催歸急煙江野艇橫

游石橋至塔頭路

招學晴雲豁妙高峰頂頭竹輿搖午夢茗椀破春愁俎
豆羅千嶂虛空起一漚危闌閒徙倚萬象入冥搜

輓劉亦樂先生

著破青袍意弗遷廣文官冷客無氈軒車駟馬不挂眼
棋局酒杯長伴年一路果成飛絮讖十年空費買船錢
破荒人物余何在衣鉢如今尙宛然

太萬年謁簡庵清老追和曾使君韻

踏破深崖蒼石棱入峰來謁簡庵清山花照座一兩點
雪猶叫雲三四聲詩帶煙霞藏舊刻門開樓閣見經行
平田淺草歸時路風月依然度百城

以上三
台詩錄

晝眠治平寺

在西湖
北山

頻年游覽亦暫冥野艇往來無水程雨休最好是鷗浴
風靜更清聞鶴聲酒家新熟欠前債僧榻借眠餘宿醒
崧高藜華未挂眼鬢影蕭颯難爲情

咸澤臨安志
題徐逸作

孤山

咸平處士風流遺招得梅花枝上魂疏影暗香如昨日
不知人世幾黃昏

全芳備祖題徐逸作
以上二首見宋詩紀事

台學統卷十三

台學統卷十四

黃巖王 蔡輯

吳興劉承幹校

性理之學二 朱子學派二

通判林伯和先生廋

台學源流林筠州名鼎字伯和黃巖人初居邑之太平鄉今分爲太平縣父宣義郎興祥少貧行賈有行義生伯和稍長刻意爲學博求師友不得得晦庵欣然願學以書請教晦庵稱伯和求道懇切而勉以三言以整齊嚴肅言持敬以先語孟考諸說切己深思言講學以充善端去邪志言省察且云異時漸有餘力讀諸書通世

務益亦未晚不須過憂失先後之序也乾道八年舉進士爲奉化簿有中貴人過境上令使攝尉以雜戲逐之百里外先生笑曰吾性不好戲且略吾地無以逐爲也竟不往改定海丞郡令受租輸縱民自槩量吏不得爲姦知侯官縣侯官俗薄先生靜以撫之民服教令終日寂寂木陰滿庭無復訟者在位行其所知果決不回不以聲色徇上官至有怒拍案者先生從容報答之不能屈欲中以罪訪之民間聞頌聲而止通判筠州未行以疾卒年四十有九葉水心志其墓次子仲謙補迪功郎

隆興司戶有文名

葉按赤城志終承議郎通判筠州

林伯和墓志銘

永嘉葉適正則撰水心集十五

伯和林氏名鼎一字元秀台州黃巖人曾祖實祖灝父
興祥贈宣義郎妣戴氏宜人宣義少貧業行賈同賈分
獲籌錢竟歡飲乃去宣義徐覆之誤多若干追還於塗
同賈殊惘然曰我媿君矣復歡飲而別宜人亦重義不
吝夫婦義合鄰女將字而孤養視如己子擇對嫁之其
人父母事終身蓋宣義年八十四宜人年八十二而卒
伯和以進士起家主明州奉化縣簿定海縣丞知福州
侯官縣通判筠州未行紹熙三年七月庚午卒年四十
九在定海郡令受租輸伯和縱民自槩量吏爭曰數不
足當俱坐伯和故行之卒無欠在侯官方視印吏言無
以解板帳請逮逋戶伯和曰吾未曉也榜盡三日約民

量自欠輸十之二過是當考實均限民爭輸不失期因
盡閱邑目得其要戒吏旁立待命而已無得預理欠迄
伯和去無以逋稅受笞者石門鄉田頃五十七畝受米
三斗六升太平興國中民田在外鄉者輸其鄉紹興經
界曰此本鄉稅也繇是比他鄉倍六七民不堪重伯和
自帥特免和糴折變及餘科配鄉賴以蘇侯官之俗漳
伯和靜撫之民服教令木陰滿庭終日寂寂無復訟者
然不以聲色徇上官奉化時有中貴人過境上令使攝
尉以雜戲迓之百里外伯和笑曰吾性不好戲且略吾
地無以迓爲也竟不迓定海時富人用本路常平使籍
傲不受役伯和役之如令常平檄使改役伯和曰私產

可公檄乎不許常平捕其曹吏幾盡將爲名以劾會其罷而止侯官時刑獄使武吏素不相得禽縣胥移問怒拍案聲出廳屋伯和徐答報不能屈滋怒一日突入縣慮囚值其獄空而去旣復以告帥使加罪帥疑之以物色訪求民譽伯和不容口乃已初余年未冠識伯和兄弟勇不自抑數爲言古人之道或顯或晦當世之學有是有非伯和喜游日以親因又識宣義質實老人厚而不踰披心語口可背面察也宜人尤淑善聽夫子所爲家事貧而理賓友往來門內和樂余每歎其父母兄弟能如是足尙矣其後伯和出仕行其所知敢決不回一家皆自戢助伯和爲善聲實充滿人謂伯和於官無不

宜也既而宜人卒長子仲履夭伯和與宣義仍相繼卒棺椁複縈門戶更仆起垂二十年次子仲謙始用伯和遺恩補迪功郎授隆興府司戶長女嫁修職郎新添差吉州司戶趙崇賢次許嫁通仕郎木浩次未嫁幼先死然則以伯和之行事觀林氏之盛衰所以蹙而復振者其諸安命而恃義之驗耶始伯和之夫人杜氏以紹熙四年九月甲申葬伯和於善化鄉樟槿山而銘未立叔和及仲謙屢以請余病且老念昔語伯和今退墮幾何矣而仲謙文詞奔放橫逸學進而未已其還以余之語伯和者教戒余也顧余老可捨也已嗚呼可以悼余之衰而伯和不死矣故併敘而銘銘曰既爲鼎沒何所濯

纓之歌悲復苦不爲棟摧焉之伐木之音哀以思

答林伯和書

朱子

示諭前此蓋嘗博求師友而至今未能有得足見求道懇切之意以烹觀之此殆師友之間所以相告者未必盡循聖門學者入德之序使賢者未有親切用力之處而然耳大抵聖人之教博之以文然後約之以禮而大學之道以明明德爲先新民爲後近世語道者務爲高妙直截旣無博文之功而所以約之者又非有復禮之實其工於記誦文詞之習者則又未嘗反求諸身而豁然遽以判斷古今高談治體自任是皆使人迷於入德之序而陷於空虛駁雜之中其資質敦篤慈實可以爲

善而智識或不逮人者往往尤被其害此不可不察也
爲老兄今日之計莫若且以持敬爲先而加以講學省
察之助蓋人心之病不放縱卽昏惰如賢者必無放縱
之患但恐不免有昏惰處若日用之間務以整齊嚴肅
自持常加警策卽不至昏惰矣講學莫先於語孟而讀
論孟者又須逐章熟讀切己深思不通然後攷諸先儒
之說以發明之如二程先生說得親切處直須看得爛
熟與經文一般成誦在心乃可至省察之功益與講學
互相發明但日用應接思慮隱微之間每每加察其善
端之發慊於吾心而合於聖賢之言則勉勵而力行之
其邪志之萌媿於吾心而戾於聖賢之訓則果決而速

去之大抵見善必爲聞惡必去不使有頃刻悠悠意態
則爲學之本立矣異時漸有餘力然後以次漸讀諸書
旁通當世之務益亦未晚今不須豫爲過計之憂以失
先後之序也若不務此而但欲爲依本分無過惡人則
不惟無以自進於日新正恐無本可據亦未必果能依
本分無過惡也無由面諭姑此布萬一幸試留意焉此
紙勿以示人但叔和幾道及杜兄昆仲諸人亦不可不
知耳

與黃巖林元秀書

永嘉葉適集二十七

水心

稍節

上覆元秀國材二兄尊友姚君俞之行附訊必達
來教慰喜不可言也冬中凝沍伏惟侍奉有相尊
頌

福侯官事簡而閩中縣多佳非江浙費力之比但益入
南非有志者所宜往耳添棚屋已畢否且喜國材親事
有期見從黃巖來者皆云國材近日學問之規模甚嚴
而此訊乃不曾說及何耶向亦曾說及子靜事不知曾
記憶否世之所謂無志者混然隨流俗頽墮於聲利而
已矣及其有志則又以攷之不詳資之不深隨其所論
牽陷於寡淺缺廢之地此自古之所患是與無志者同
爲流俗也與二君親厚非復他人之比每願相聚數日
講學其所當言而事役參差竟不一遂將如之何改習
尙書甚好取人差寬又省力耳老兄不可不頻惠書餘
祝自厚不宣

蔡按元秀伯和別字所謂國材益叔和別字也

祭林伯和文

葉適 水心 集二十八

嗟君之質堅厚而明敢決不回惟是之行我之厚君豈獨故舊望其誠然陽燧在晝家既淑友官既廉清進趨之行既恬以寧曷不安行按程百里誰促其步五十而已母喪未終遽失愛子府君壽考亦相尾死禍難之來東隕西傾四山合頽棺槨復縈欲以情推天不我應欲力以救則非我能君之於善益其性爾至其所遭則有命矣雖以此說詎能勿怨我於君弟如我與君君之幼兒今爲幾歲學不可失我其與誨媿我遠役不能往哭念君如存陳詞以告

草廬林叔和先生齋

赤城志遺林肅黃巖人字叔和與兄肅及趙師淵杜
睦兄弟皆從朱文公游以學行知名早冠鄉書當用累
舉恩不就邑人尊之稱爲草廬先生詳見水心葉侍郎
適所爲銘

台學源流林草廬名肅字叔和伯和之弟嘗與定海沈
煥奉化舒璘爲友因言象山陸氏之學走上饒求之意
見差異乃與伯和及趙幾道杜良仲昆弟受業晦翁之
門述其爲學本末以請晦翁謂須平視彼己公聽並觀
兼取衆長以爲己善不可遽是此非彼入主而出奴也
又云此心此理隨處操存隨處體察無往而非學只在

日用閒常切警省勿令昏惰耳又云道理只就自己身
上體認使自見得及別請一言爲終身歸宿之地晦翁
曰若根本上欠工夫終無歸宿處且如讀書應事接物
固當用工不讀書不應事接物時如何此須當深思而
自得之便是歸宿之地叔和冷然有省年七十有一而
卒業水心志其墓稱其爲學少而廣問博請長而探幽
索微老而愈勤窮而益信事父不違其志朋友不倍其
言妻子裕如也鄉黨歡如也後進賴之以波及邑大夫
之賢者資之以決疑獄革謬政鄉人化之尊之曰草廬
先生而表其所居之里曰景賢

蔡按赤城志黃巖景賢坊在縣東七十步以林

蕭居之故名則非
居太平鄉明矣

草廬先生墓志銘

永嘉葉適

水心集 十九 亦見赤城集

草廬先生姓林氏名簡字叔和黃巖縣人事父母兄無
違志朋友不倍其言妻子裕如也鄉里歡如也其行既
修矣少而廣問博請長而探幽索微老而愈勤窮而益
信其學既明矣面於方山木或春彫草或冬蕃井不先
汲炊不蚤熟躡行株坐自若也邑後生聚而謀曰得無
從草廬游乎先生得無思見我乎邑大夫作而願曰某
獄疑先生決之乎某政謬草廬知之乎年七十一一日
筆數牘緘題竟就牀若將寐者視之已卒其爲士者無
不弔而哀如不欲生也卒之日十月丙戌明年嘉定十
年正月丁酉葬於樟槿山其爲士者無不送而號如不

欲歸也或肖其像恍乎草廬之容也或玩其書冷乎先生之音也嗚呼世謂文華之俗薄雖躬行樸厚不能化曷不視此乎自孟子爲論世尚友之說始輕視一鄉之善蓋天下所同善者猶未足也况一鄉哉按周官鄉卽國也黃巖古伯男國也二鄉公也公且君奭預焉一鄉鄉也闕散南宮适參焉王國之善卽天下之善也豈孟子未見周禮而以戰國近事言之乎然則一鄉之所謂君子者固無往而不爲君子矣夫疑天下之善不足於一鄉而又以一鄉之善不足於天下者惑也先生之子季復幼常除喪來告余既竊有感於孟子遂以記其墓兩夫人皆陳氏女嫁胡惠連銘曰憶昔追隨五十年近

離遠合交傾宣一札不至奄重泉矢詞如忘徒泫然

答林叔和書

朱子

三首錄一

示諭爲學本末足見雅志嘗觀當世儒先論學初非甚異止緣自視太過必謂他人所論一無可取遂致各立門庭互相非毀使學者觀聽惶惑不知所從竊意莫若平視彼己公聽並觀兼取眾長以爲己善擇其切於己者先次用力而於其所未及者姑置而兩存之俟所用力量有一入頭處然後以次推究纖悉詳盡不使或有一事之遺然後可謂善學不可遽是此而非彼入主而出奴也

祭林叔和文

葉適

水心集二十八

嗚呼我少狂勇自喜先登拔而揭者獨君弟兄人之所
利我之所諱君不我同亦不我異君質甚和內涵至剛
學婉而茂行冲而芳名馳勢奔其難在止始約終窮要
信於已如米滌源細而常流行潦雖大豈爲海謀如山
定居物所倚鎮嗜欲爭高摧壓必盡截彼委羽密化潛
符敬不敢斥號君草廬芒芒生民之死奚辨有德者貴
無德者賤昔君過我一樽二盞春筍秋花爛漫窗几屢
剋後會不果其來書題永斷墓草新栽竹遠莫將菊尙
可把薦君之清移植隴下

林叔和見訪道舊感歎因以爲贈

葉適集七

水心

與子異州壤取友四十年狂心蚤探索出語乾道前向

來朱建安拊手笑淵源小心承父昆刻意歸回齋不求
隴斷登有路直如弦計其所不爲敵富逾百千眾駿跨
險遠獨鶴超眇縣謂當共驂服可以爭聯翩誰知竟大
謬寸影孤雲邊南省無姓名俛眉自愁煎家蔬僅掩豆
野蝗來蔽天過我城西隅相視各華顛寒菊已收花枯
井未回泉人生寓地上蟻垤交折旋中間較得失區區
等浮煙喜君佳兒姪放筆追奔川許身若臥龍斬蛟透
重淵所虞氣力豪未受規矩鑄過翁非止肖奕世始稱
賢從今掩蓬華同賦歸來篇

訥齋趙幾道先生師淵

赤城新志趙師淵字幾道號訥齋黃巖人乾道八年進

士嘗從朱文公游得其指要文公與之論校通鑑綱目
前後凡八書歷官衛南劍寧海軍推官趙丞相汝愚以
從班薦有旨與職事官會趙以讒斥遂翩然東歸益究
所學積才餘年不仕暨詔申前命以母病添差通判溫
州入主將作太常簿司農太常丞以論成肅后山陵事
不合而去令祀鄉賢祠

元史趙興彞傳其伯祖師淵嘗從朱熹學家庭授受具
有端緒於是與許衡論伊洛間奧衡雅敬之

伊洛淵源續錄趙訥齋名師淵字幾道號訥齋黃巖人
嘗從文公游文公與之論校通鑑前後凡八書有曰綱
目看得如何得爲整頓續成一書亦佳事也又曰綱目

想閒中整頓得儘可觀恨相去遠不得相聚討論也又
伯棗衰朽殊甚次第只了禮書已無餘力此事全賴幾
道爲結裏了卻亦一事也又嘗答其書謂所論時學之
弊甚善但所謂冷淡生活者亦恐反遲而禍大耳孟子
所以舍申商而距楊墨者正爲此也

台學源流趙訥齋名師淵字幾道宋宗室居黃巖受業
晦庵先生之門以乾道八年進士歷僉書平海軍節度
判官廳公事趙丞相汝愚以從班薦有旨與職事官會
趙相以讒去先生遂飄然東歸專力問學積十餘年不
仕既而詔申前命以母老添差通判温州歷遷太常丞
因忤時宰乞祠主管台州崇道觀以終年六十一有一晦

庵嘗稱其所論時學之弊甚善又以論校綱目凡八書至謂某衰朽殊甚全賴幾道爲結裏了卻又欲補稽古錄續大事記云此恐他日并累賢者又與論讀史法云只以自家義理斷之大槩自漢以來都是私意其閒有偶合處耳只如此看已得大槩范公唐鑑亦是此法然稍疏更得精密尤好金華王魯齋先生柏嘗跋晦翁所與訥齋帖稱訥齋登朱子之門爲最先其後遠庵昆弟相繼而進開之以道誼締之以婚姻往來尺牘其多可知然則訥齋在諸趙中晦庵所尤注望者與

大清一統志趙師淵字幾道宋宗室黃巖人乾道進士從朱熹游歷寧海軍推官趙汝愚薦授職事官汝愚去

國遂東歸益究所學官至太常丞弟師夏師雍皆朱門高弟

雜錄

祭太丞趙公幾道文

鄧袁燮和叔撰
黎齋集

嗚呼人才之難久矣幸而卓犖不羣器能足以任重謀慮足以經遠者又不幸而正途荆榛時論枘鑿戛戛乎其難合則亦終不得以有所展布嗚呼公乎何其才之傑而命之屯乎英明敏達是非立斷宦游所至聲稱籍籍天資可謂高矣學問以充之師友以磨之養之以寬洪守之以堅正寧陸沈於下位恥阿世以苟求逮夫賢輔當國推揚甚偉可以奮飛矣時事驟變恥而懷之棲

遲巖壑樂道無悶潛心於義理之精微周覽乎記載之
浩博國朝之本末源流中興之經營建立講之尤詳固
將以有爲也此志未伸獨以所學施諸閩內勞則身先
之財則眾共之雍雍肅肅人無閒言善類推挽漸爲時
用禮樂筆削之選亦稍清矣其若沮之者何沮之未害
也其若病之者何病猶未愈也重以內艱朝方更化久
屈復伸而公獨不預沈絛兩年竟不起疾嗚呼何其才
之傑而命之屯乎公之隕傾海內所痛矧惟嫻親痛當
如何雖然士生於世患乎斯心有媿而已苟無媿心窮
猶達死猶生也公復何憾若夫天下之元氣惟得善人
保養之則邪氣不能干天下之公論惟得善人主張之

則邪論不能勝公之存歿所繫匪輕是則可憾焉爾想

公精明如在目前薄奠一觴千里寓誠嗚呼哀哉

朱元學案

梓材謹按袁蒙齋甫爲先生壻蒙齋志趙宜人曠云訥齋爲當代端人與先正獻公爲友

答趙幾道書二首

朱子

所論時學之弊甚善但所謂冷淡生活者亦恐反遲而禍大耳孟子所以捨申商而距楊墨者正爲此也向來正以吾黨孤弱不欲於中自爲矛盾亦厭繳紛競辨若可羞者故一切容忍不能極論近乃深覺其弊全然不能略見天理彷彿一味只將私意東作西捺做出許多詖淫邪遁之說又且空腹高心妄自尊大俯視聖賢蔑棄禮法只此一節尤爲學者心術之害故不免直截與

之說破渠輩家計已成決不肯舍然此說既明庶幾後來者免墮邪見坑中亦是一事耳

蔡按此開象山陸氏之學

昔時讀史者不過記其事實摭其詞采以供文字之用而已近世學者頗知其陋則變其法務以攷其形勢之利害事情之得失而尤喜稱史遷之書講說推尊幾以爲賢於夫子寧舍論孟之屬而讀其書然嘗聞其說之一二不過只是戰國以下見識其正當處不過知尊孔氏而亦徒見其表悅其外之文而已其曰折衷於夫子者實未知所折衷也後之爲史者又不及此以故讀史之士多是意思麤淺於義理之精微多不能識而墮於世俗尋常之見以爲雖古聖賢亦不過審於利害之算

而已惟蘇黃門作古史序篇首便言古之聖人其必爲善如火之必熱水之必寒不爲不善如騶虞之不殺竊脂之不穀於義理大綱領處見得極分明提得極親切雖其下文未能盡善然只此數句已非近世諸儒所能及矣惜其從初爲學工夫本無次序不曾經歷不能見得本末一一諦當只其資質恬靜無他外慕故於此大頭段處窺測得箇影響到此地位正好著力卻便墮落釋老門戶中去不能就聖賢指示處立得修己治人正當規模以見諸事業傳之學者徒然說得此箇意思而其意之所重終只在文字言語之間其徒雖極力推尊之然竟不曾有人能爲拈出此箇話頭以建立宗旨者

亦可恨也其論史遷之失兩句

蔡按古史敘云淺近而不學疏略而輕信亦

切中其膏肓不知近日推尊史記者曾爲略分解否耳
今日已作書偶思得此語聊復奉告不審以爲如何也

蔡按此規東萊呂氏龍川陳氏之過

訥齋趙先生贊

明黃巖謝鐸撰

尊鄉錄節要

著述之學攷亭緒餘分勞任責厥亦有徒惟書集傳惟
禮通解勉齋之黃九峰之蔡史有綱目春秋是宗發凡
授例舉以屬公先後八書往復論難筆削之權游夏以
贊旣薦從班亦主太常一言不合萬鍾可忘出處之際
益驗所學孰謂吾儒虛言是託進不可行退乃以言世
則不幸公何憾焉道實未喪公神不死我再拜公高山

仰止

萬厯黃巖志論

明邑令興化袁應禎文毅撰

攷亭綱目繼麟經也而筆削之權明屬趙氏其有功於吾道大矣然公始薦從班以汝愚被斥去繼承太常以論山陵不合去出處之際不足以觀學哉

遺書

通鑑綱目分注五十九卷

黃巖縣志宋趙師淵撰本朱子所定之綱而刪掇通鑑條繫其下以爲之目猶春秋之有左氏也 按綱目分注爲趙氏之書先儒並無異議故康熙志載之典籍之首乾隆志削之非也蓋綱本朱子所定猶孔子之春秋

目乃趙氏所編猶左氏之內傳朱子之綱固可以繼麟經趙氏之目詎不可媲美左哉故特揭於正史之首與尙論者共質之

朱子與訥齋趙氏論綱目手書

八首錄三

通鑑綱目以眼疾不能細看但觀數處已頗詳盡東平王蒼罷歸藩連下文幸鄴事元本漏已依所示者補之矣此書無他法但其綱欲謹嚴而無脫略目欲詳備而不煩冗耳

案按據此則其綱亦趙氏所參定不專出朱子之手也

所補綱目幸早見示及他卷不知提要曾爲一一看過否若閒中能爲整頓得一番亦幸事也巡幸還宮當如所論但其閒有事者自當隨事筆削不可拘一例耳後

漢單于繼立不書本以匈奴已衰不足詳載如封王侯拜三公行赦宥之類耳更告詳之卻於例中略見其意也

蔡按據此則凡例一卷亦趙氏所參定不專出朱子手筆也

所補綱目今附還亦竟未及細看不知此書更合如何整頓恐須更以本書目錄及稽古錄皇極經世編年通載等書參定其綱先令大事都無遺漏然後逐事攷究首尾以修其目其有一時講論治道之言無綱可附者唯唐太宗紀中最多雖以事類強而附之然終未安不知亦可去其太甚否而於崩葬處作一總敘略依次序該載如何熹衰朽殊甚次第只了得禮書已無餘力此事全賴幾道爲結裏了卻亦是一事也又如稽古錄中

書亂在事時或不著其用事人姓名無以示懲而作戒
此亦一大眼目不可不明著其人與其交黨之尤用力
者使其遺臭無窮爲萬世之明鑑也

蔡按據此亦以綱
屬趙氏參定而目

之俱出趙氏
手不待言矣

四庫全書總目曰明張自動綱目續麟附錄一卷備列
朱子論綱目手書十二篇及李方子綱目後序王柏書
綱目大全後徐昭文綱目攷證序證綱目一書非惟分
注非朱子手定卽正綱亦多出趙師淵手

訥齋集

同治黃巖志宋趙師淵撰按王魯齋綱目凡例後語云
觀訥齋趙公文集閒有攷亭往來書問 四庫全書總

目亦云師淵訥齋集中載其往來書牘甚詳則訥齋之有集明矣然諸家皆不著錄蓋其佚已久爾

遠庵趙致道先生師夏

台學源流趙遠庵名師夏字致道居黃巖紹熙元年宗室科進士歷大理司直知南康興國軍終朝奉大夫與鬼幾道登晦庵之門悉得奧旨嘗以循天理任智力論曾點子路言志以心性情辨儒釋及論荀卿性惡禮偽其失出於一皆爲晦庵所許又嘗著春秋傳作誠幾善惡圖以誠居中而爲本善幾居誠之下而正發惡幾旁列而糾生云此明周子之意又以二幾相對列誠之下云此證胡氏之失而爲說以附其後晦庵見而避之又

嘗跋延平答問金華王魯齋嘗謂誦理一分殊之跋得龜山以來一派宗旨甚的未嘗不注仰也

明一統志趙師夏嘉定閒知南康軍奏以星子縣請佃稅錢對補上供撥梅洞寺田及魚池入兩學立三縣社倉善政甚多

風雅遺聞趙致遠師夏爲明州節度推官廳事舊有石曼卿籌筆驛詩刻流入郡衙中致遠請於某使君得復舊蹟明日過袁木叔家又見曼卿古松詩愛其影搖千尺聲撼半空語擘窠書筆法雄肆而慄并摹刻之以爲籌筆驛詩之對文昌樓公爲題跋其自跋稱古汴趙某不忘自出也

按赤城志趙師夏字志道師淵之弟歷大理司直知南康軍撫州今以朝散郎知西外宗正事子希悅字習之嘉定四年進士

遺文

誠幾圖說

見朱子集

周子曰誠無爲幾善惡此明人心未發之體而指其已發之端蓋欲學者致察於萌動之微知所決擇而去取之以不失乎本然之體而已或疑之以爲有類於胡子同體而異用之云者遂安以意揣量爲圖如後

此明周子之說

誠



惡幾善幾

此證胡氏之失

誠



惡幾善幾

善惡雖相對當分賓主天理人欲雖分派必省宗孽自誠之動而之善則如木之自本而榦自榦而末上下相達者則道心之發見天理之流行此心之本主而誠之正宗也其或旁榮側秀若寄生龐贅者此雖亦誠之動則人心之發見而私欲之流行所謂惡也非心之固有蓋客寓也非誠之正宗蓋庶孽也苟辨之不早擇之不精則客或乘主孽或代宗矣學者能於萌動幾微之間而察其所發之向背凡其直出者爲天理旁出者爲人欲直出者爲善旁出者爲惡直出者固有旁出者橫生直出者有本旁出者無源直出者順旁出者逆直出者正旁出者邪而吾於直出者利導之旁出者遏絕之功

力既至則此心之發自然出於一途而保有天命矣於此可以見未發之前有善無惡而程子所謂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又曰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蓋謂此也若以善惡爲東西相對彼此角立則是天理人欲同出本源未發之先已具此兩端所謂天命之謂性亦甚汙雜矣此胡氏同體異用之意也

蔡謹按周易繫辭傳曰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又曰知幾其神乎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

今本無凶字依漢書楚元王傳補

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周子

通書誠幾德章誠無爲幾善惡德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智守曰信性焉安焉之謂聖復焉執焉之

謂賢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此周子所以發明繫辭之說也蓋幾者動之微動而誠則善動而不誠則惡動而誠則德中庸所謂發而皆中節也動而不誠則失德樂記所謂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知幾其神卽至誠如神矣見幾而作卽不誠無物矣蓋善惡之判只在誠不誠之間誠者聖也誠之者賢也至誠者神也遠庵謂惡亦誠之動所以異於胡氏同體異用之說哉敢貢所疑與同志者共商之焉

儒釋辨

見朱子集

上蔡云釋氏之言性如儒者之言心釋氏之言心如儒者之論情蓋釋氏以作用者爲性而儒者以主宰爲心

所以相似也釋氏以緣境而生者爲心儒者以感物而動者爲情所以相似也大要釋氏不識理故其言遞低一級故雖欲歸於清淨寂滅而卒不能離乎形而下者也然雖遞低一級而僅相似卽其僅相似者實大不同何也其於作用則不分真妄而皆以爲真其於感物則不分真妄而皆以爲妄儒者則於其中分真妄云耳此其大不同也

延平答問跋

見本書

延平先生之學得之仲素羅先生羅先生之學得之龜山楊先生龜山蓋伊洛之高弟也李先生不特以得於所傳授者爲學其心造之妙蓋有先儒之所未言者今

觀此編與行述之所紀知者觀之當見之矣始我文公
朱先生之大人吏部公與延平先生俱事羅先生爲道
義之交故文公先生於延平爲通家子文公幼孤從屏
山劉公學問及壯以父執事延平而已至於論學蓋未
之契而文公每誦其所聞延平亦莫之許也文公領簿
同安反覆延平之言若有所得者於是盡棄其所學而
師事焉則此編所錄蓋同安既歸之後也文公先生嘗
謂師夏曰余之始學亦務爲僦侗宏闊之言好同而惡
異喜大而恥小於延平之言則以爲何爲多事若是天
下之理一而已心疑而不服同安官餘以延平之言反
覆思之始知其不我欺矣蓋延平之言曰吾儒之學所

以異於異端者理一分殊也理不患其不一所難者分殊耳此其要也今文公先生之言行布滿天下光明俊偉毫釐必辨而有以會其同曲折致詳而有以全其大所謂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本末兼舉細大不遺而及門之士亦各隨其分量有所依據而篤守循序而漸進無憑虛蹈空之失者實延平先生一言之積也世之學者其尊信文公之道者則以爲聰明絕世故其探討之微有不可及至於不能無疑者則又以爲其學出於性習之似得之意好之偏而已而不知師弟弟之閒離合從違之際其難也如此嗚呼此益爲千古訛也豈容有一毫曲徇苟合相爲容悅之意哉北海王

耕道舊讀此書而悅之攝郡姑孰取之刊之郡齋以畀
學者其惠宏矣師夏贄貳於此因得述其所聞於後以
告同學者蓋丙辰夏夜之言也幸賞其僭嘉定甲戌三
月望日後學趙師夏謹識

香遠堂記

赤城集十五

昔我大父宗卿隨蹕而仕南方再轉而丞茲邑蓋紹興
之丙辰也今幾百年昔之故老遺民無有在者而階序
垣墉亦非其舊獨所植餘蘼在聽事便坐之左猶無恙
也其子若孫培植愛護轉相告語曰是皆趙公宗卿之
手澤其勿廢諸而官於是者不知更幾人矣亦皆知民
之意恃以不伐嗚呼可謂盛矣今縣丞趙公因人之情

追跡其所由始益加扶植表而出之名其燕息之堂曰香遠蓋取老坡酴醾詩無風香自遠之句而命師夏記之師夏竊維人之仕於州縣豈不願有以在民者哉而得民者蓋寡也得乎民矣而能久者又寡也長篇短詠浮詞綺語播爲謠誦徧於津亭未幾而蕩若風煙漫無遺跡而以怨詈繼之矣磨石礮碑稱誦誇詡以紀德政玉軸錦標散入侯門未幾而薦柱支牆斷棄弗顧而以非笑繼之矣圖形肖像託身佛老晨香莫鐙飲食必祝號曰生祠未幾而塵罩鼠傷色沈蠹蝕人皆忘其姓名矣是何也願此弱枝柔條非有吏卒之呵護法令之禁禦稍失顧盼斧柯及之而本根拔矣乃能至於百年之

久乎此又何也然後知實德在人非智力之可取人心
所係亦不以歲月而有異而人之有恃乎物與物之有
恃乎人其效固殊也今吾贊府之名堂豈不足以有警
世者哉雖然今贊府以儒學發身以經術從政不皎皎
以爲明而人自不能欺不子子以爲義而人無得而議
寬厚慈良視民如子敲扑榜笞審而後發而必寓以不
忍之意歲大禋郡檄視田公盡厯徑術皆以實聞上爲
之蠲租發廩獨最他郡又爲緩征弛禁以來旁郡之米
於是商舶合集民忘其飢皆公之惠也繼自今民之有
其生而能有子及孫者不知其幾千人矣而在人之心
宜莫可測則是花見愛於人而迎風浥露吾知其又有

百年之壽矣後之人有繼公之志行公之事則花之壽
又不知其有幾而我先公之流芳因有託以無窮也記
其敢辭公名彥珽字廷玉師夏宗藩諸父行也

運判趙知道先生師端附

風雅遺聞劉克莊有挽黃巖趙郎中二首云朱公徒弟
正公壻標致雖高氣宇和心向奏篇尤暴白髮因時事
欲蒼皤訃傳淮甸邊情惜路出蕭山巷祭多最長郎君
師友盛我知碑碣有人摩青衫昔作督郵時賞鑿除公
更有誰勘獄不嫌人守法撰文常對眾稱奇築臺虛辱
生前意穿豕難酬地下知欲寫哀歌傳挽者身今戎服
不能詩據詩人品宦業豈尋常一流

按赤城志：禪熙十一年，宗室進士趙師端居黃巖，字知道，歷大理寺主簿，知徽州司農寺丞，度支郎，淮東轉運判官，終知婺州。子希真，字欽夫，嘉定四年進士。蓋卽劉後村詩所謂最長郎君師友盛者也。

進士池子文先生從周

台學源流池進士名從周，字子文，黃巖人。嘉定七年，特科嘗游晦庵先生之門，屢以書請益。晦庵稱其嗜學而勉以充拓之功。云：讀論語大學，亦是初學門戶，向前更有許多工夫，豈可便慮其雜？又曰：觀賢者之意，似只欲以兀然自守爲是，故所論每每如此。願少恢廓之，不然終不免於昏陋狹隘而無所發明也。

黃巖舊志：池從周，字子文，號竹山，西街人。嘉定七年，特科進士，親受業晦翁之門。後屢以書請益。晦翁稱其嗜

學官劍州以理學誨士崇實黜華所成就者皆正人君子遷丹徒尹興禮教息爭訟民咸德之告休歸行李蕭然家室土田無豪寸增燕居獨處衣冠肅整雖祁寒暑雨必危坐終日若不可犯及與人接則和氣滿容藹然春風閉門掃軌數至空匱石克齋王魯齋敬而友之所著有論語大學發微諸書行世戴良齊志其墓

萬厯志論曰欲知其人須視其師欲知其學須視其書師則攷亭書則發微淵源師友乃見知之邈厥實事誠有所資允兮君子展也大儒

按宋有南劍州今福建延平府南平縣而無劍州縣令不稱尹惟元有劍州在四川省而令稱尹魯齋至台在寶祐景定閒距嘉定甲戌四十餘年子文當已歿矣焉得爲魯齋友乎此傳益元末譜師所爲舊志

不致而誤
遂之耳

答池從周書 朱子

前此辱書未報今又承惠問尤以媿感詢及所疑足見
嗜學之意但讀論語大學亦是初學門戶且得如此向
前更有多少功夫豈可便慮其雜但此二書亦須反覆
熟讀著力研究乃可見其意耳所問論語首章但將所
學反覆思繹常切遵行便是時習習之之久自有說處
此只是爲學實事別無深遠旨趣也汎愛雖非爲學之
切務然旣與物接若都忽然與之相忘亦非義理自是
須汎愛也觀賢者之意似只欲以兀然自守爲是故所
論每每如此願少恢廓之不然恐終不免於昏陋狹隘

而無所發明也

與池子文書

餘姚孫應時季和撰

燭湖集六

某再拜子文省元仁友別久地遐不勝念舊之懷便中
得書慰甚然聞宿恙猶未盡平不知今何如人子爲親
守身此責最大餘皆外也且須盡屏置功名榮辱之念
只取語孟六經隨意玩味不須耽泥思索兼看康節淵
明詩亦可求素問一觀待體健後科舉付之遊戲若合
得時亦自會得也某守官奉親羸安邑小事繁辦財計
最勞無復觀書之暇學校成次第亦頗佳士今守倅同
官俱相安嚴州有君子曰趙子敬彥肅嘗爲婺書記丙
戌榜學行甚高憂居執禮如古人但近亦頗好釋氏書

耳林伯和之逝可傷惜一兩月閒恐專人往慰進之全

之併通諸家書也何時合并書不盡意

按伯和之卒在紹熙三年壬子

七月季和時爲嚴州遂安令也越廿二年甲戌子文始以特科成進士則其年亦已老矣越九年癸未赤城志成於同舉郭商佐云終無爲縣尉而子文不書其官蓋未仕而卒也黃巖舊志乃云官劍州而不言其何官遷丹徒而乃稱其爲尹蓋亦誣矣故雖載其傳而附辨於此

題池氏所藏四君子帖

朱文公呂大愚項平庵袁絮齋蒲江高斯得不妄撰 恥堂存

橐

熟觀四君子之帖其於池君聖夫切而磋之至矣而朱文公之訓尤凜凜乎其可畏焉昔之所謂師友者蓋如此池君旣衣德言以就德性復寶是帖以詔子孫則其篤信好學之誠亦可尙矣嗚呼狹隘而不能恢廣昏陋

而無所發明朱門高弟猶有此病而況吾儕當今之世
猶有能訂而砭之者乎否也

按此則子文
一字聖夫

遺書

大學發微

見浙江通志
今亡

論語發微

同上

送池子文

孫應時
燭湖集十八

中山秋思俯晴江樽酒懷人惜異邦千里誰能攜客枕
一燈還此對寒窗聖門莫忘心期遠文鼎何妨筆力扛
去去成名深自警白雲飛處倚門雙

台學統卷十四